

記遊南閩

著里萬陳

刊書明開

一九三〇年三月初版

■閩南遊記■

實價大洋一元

不許

著者陳萬里

發行者開明書店

印者美成印刷所

印翻

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九五
電報掛號七〇五四號

開明書店

序

我的朋友裏邊游蹤最廣的，當首推陳萬里先生！他現在到過的地方，已有直魯豫晉秦隴蘇皖閩浙十省，足跡幾半中國；將來遇着機會，再能到蒙藏青海和東北西南各省，作幾度壯游，他的旅行成績，當駕乎徐霞客之上了。所以現在若連綴他的新舊名字，用「鵬程萬里」四個字來恭維他，非特不是溢美，恐怕還不足限量他的前途罷！

萬里好游，根於天性。他的游興一動，無論事務如何繁縝，前途如何險阻，誰都不能遏止；並且不到意闡興盡時，也絕對不肯罷休。惟其如此，他纔能經歷旁人所不能踐履的境地，發見前人所未及覺察的寶藏；在他個人的旅行史上，有許多可驚，可羨，可敬，可喜的故事。雲岡和敦煌兩次豐富的收穫，姑不具論，就是茶餘酒後，聽他談起「保定絕糧」，「嵩山

寶山而空回」尤恨萬里彼時已離廈門，不能對於泉州作第四次的探索！當時我本想寫一篇游記，以補萬里泉州游記的不足；今夏復承顧頡剛先生囑我將林玉堂先生的閩粵方言之來源，張亮丞先生的中世紀的泉州，泉州訪古記，頡剛的泉州土地神，孟恕的泉州傳說，萬里這幾篇游記，連我的閩南方音研究，朱熹與閩南清源山游記等編成一冊，閩南講學集刊，結果因故竟未竣事。現在萬里的閩南游記，已然單獨出版，我連那篇清源山游記，還未能寫定，附刊篇末，這是何等的慚愧呵！

萬里的西行日記出版前，曾索序於我，並且將全部稿子，在我處擋了一個月。那時我忙而且懶，終於以不序序之！現在又承他數千里外讓我在這部書前面寫幾句話，我姑且就感想所及的信筆寫出來，借以彌補前愆罷！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十五日，羅常培寫於廣州東山旅次。

認識閩南的人，知道這塊地方在商業以外，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物事，因而引起他們的好奇心來。最近我接到廈門朋友的信，知道那裏漸漸有人到石井去憑弔鄭成功的故里，或赴晉江去摹拓開元寺古塔的雕刻，那末，誰是開這種風氣的「篳路藍縷」者，自可不言而喻了。固然從考古學的眼光看，這幾篇游記，萬里自己和他的朋友們都不敢承認有什麼偉大的貢獻；但是在迫促的時間和險阻的環境裏，居然能有如此的成績，並且使無意中散播的種子逐漸萌芽滋長，也就算難能可貴了！假使海內澄清，盜匪歛跡，由國立的研究機關或像外國「財團法人」那種組織，專門供給萬里去作旅行調查的事業，那末，他對於考古學上的貢獻，不知要比西行日記和這部書裏所載的更進若干步了。爲學術前途計，我很希望在最近的將來，有人幫助萬里完成此志！

萬里游了三次泉州，還不免抱着一點遺憾，就是對於有關摩尼教史蹟的清源山，始終因爲「山多伏莽」「游者裹足」，未獲游覽。我在去年二月間，曾經追隨蔡子民、馬夷初兩先生之後，登臨此山；然而草草游覽了一部份，並呼祿法師的墓址，亦未覓得，既自愧「入

「驚盜」……種種軼聞來，也不禁爲之神往了。

這部閩南游記，是萬里旅居廈門四月間所留下的一些「雪泥鴻爪」。那時的閩南，漳州還比較寧謐，泉州則偏地荆棘，行旅維艱。但是萬里祇到了一次漳州，除欣賞自然景物外，尙未遑作精密的考察；對於旁人視爲畏途的泉州，反倒繼續游了三次，得到許多重要的發見：單論這避夷趨險，舍易就難的精神，已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了！他游覽泉州的目的，第一次在城內古蹟的觀察；第二次在回教古墓的探討；第三次在私家所藏古物的鑒賞和購求：因此三次游記各具面貌，毫不複沓，使我們讀一篇有一篇的收穫，讀一篇生一篇的興趣。況且萬里在旅行上的特長，除去勇邁的精神和銳敏的觀察外，還有一點爲前人所不及的，就是藝術的攝影。本書中所附的幾幅插圖，都是他在這期間所得到的作品，將他在閩南所領略非楮墨所能形容之「真」和「美」的景象，一一復現在讀者眼前，使讀者確可得到臥游的樂趣，這豈能求諸徐霞客游記裏嗎？

閩南學術空氣本來是銷沈的。讀了萬里這部游記，至少可以使生長閩南的人或不



著者
在靈山回教先賢墓上拓碑時攝影



秋



泉州奏魁宮上所發見之古十字架石刻

泉州東門外之節孝坊



1921. 11. 25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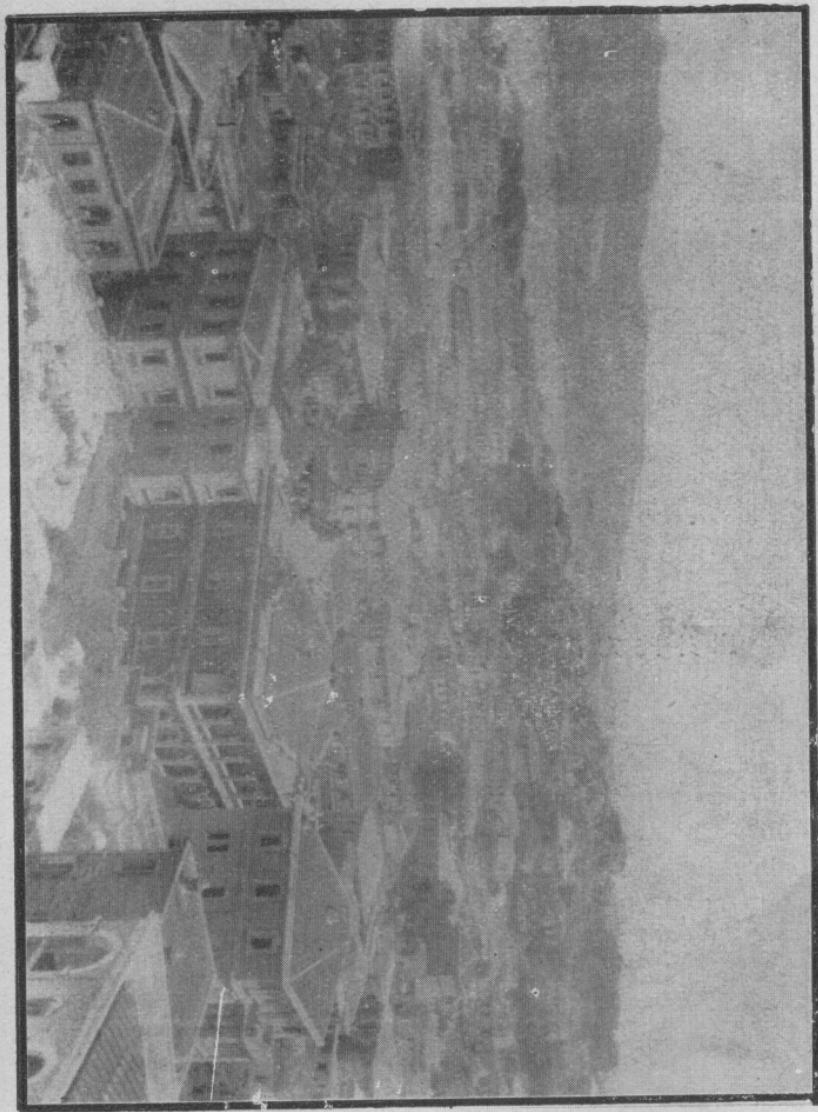
南安九日遠望

何朝
德化
宗製
造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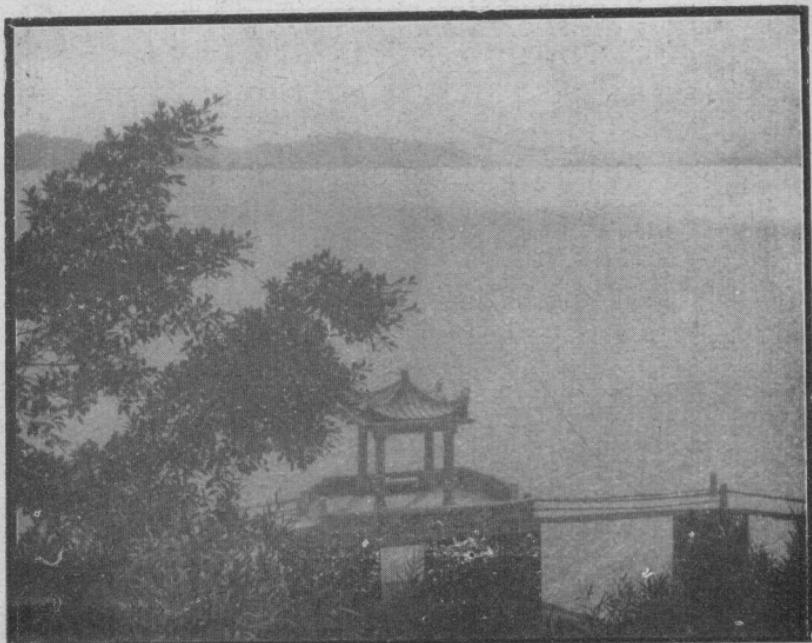




國學研究院外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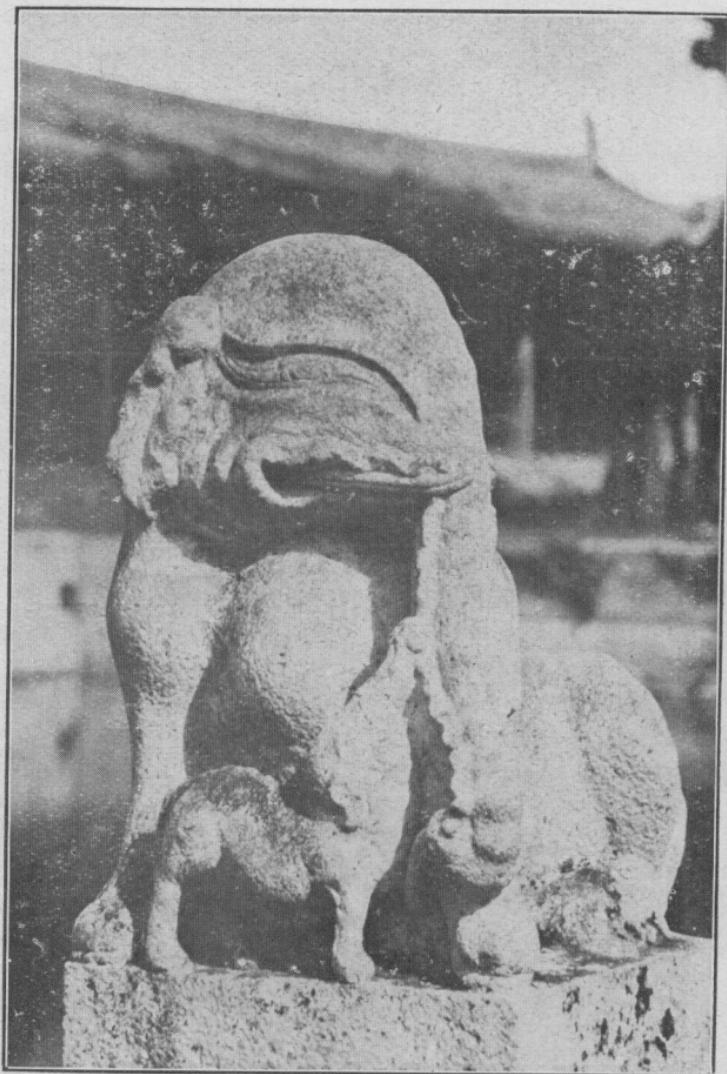
颶浪鼓



藏莊風景



泉州開元寺東塔



象刻石欄橋內廟文州泉